

伊妮剧作集

伊妮著

当代剧作家
创作丛书

PDG



伊妮像

(杨之光 画)

“升腾在黄昏的希冀”

升腾在黄昏的希冀

(代序)

我总感到自己出生得很不合时宜。既然从古希腊时期，戏剧便开始了它日上中天般辉煌的历程，既然自己如痴如醉地迷恋着这种艺术样式，为什么偏偏到了它被人宣判进入黄昏之际，我才降生人世呢？

我本来是属于土地的。在偏僻的乡村中，我得以直面大自然，自小就常被一种惘然的思绪困扰：人，为什么是人？我，为什么是我？大自然、人类社会以及自我人生，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无限的不解之谜。我的启蒙文学，是夜间面对清风、明月，坐在村头的榕树脚下陆续听来的《鬼才伦文叙》、《扭计师爷陈梦吉》等，充满粤式的诙谐、智慧和调侃。也许受其感染，我在面对好朋友，没有心理隔阂的时候，也能喜笑谈谑。但在更多的时候，我总显得孤僻、自卑、懦弱，常常感到别人瞧不起我，而别人又总认为我很清高、骄傲。由此，我与身边的世界缺乏着一种和谐的交往，致使我于七十年代初离开了那片生我养我的家乡的土地，跻身到人海茫茫的广州，去做那文学的美梦时，经历了许多磨难。但也正因为这样，过去在我眼中如此迷惘的世界变得澄清了，原来，人生就是一场痛苦。为了反抗这痛苦，完成这痛苦，我曾往上海戏剧学院求学，以期使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直觉获得系

统的理论装备。不过，自卑感从未离我而去，胸中却又平添一种社会忧患意识，和人生从不圆满的深深惆怅。这种类似博大的情怀与渺小的自我感觉常常在胸中撞击，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于是，我除了继续进行文学创作之外，不顾自己缺乏“综合社会”的才能，带着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迷恋上了属于“综合艺术”的戏剧，为自己人生浮浅的步履再添几个沉重的脚印，为不带欢娱的文学梦幻再添几分悲剧色彩。

《信念、金钱、美女》写于1985年，这是我话剧创作的第一次尝试，传统的结构，传统的艺术样式。接下来便是1986年创作的荒诞剧《美哉，人间》。此剧发端于我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肤浅思考。剧本发表之后，文学界戏剧界争论颇多，也不乏得到许多长者和朋友的鼓励，对此，我是铭感于心的。写于1987年的喜剧《寡妇、光棍、流浪汉》，是我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异想天开地尝试一下挖掘自己的喜剧才能。可是，现实生活使我笑不起来，我又回到了与《美哉，人间》类似的路。同一年创作的《郁金香》，企图表达我对中国妇女命运的也许是极为偏颇的感受。接下来的是《梦锁敦煌》。记得1986年8月，我独自一个人流浪般地到了敦煌，耸立在太漠中的这个世界艺术宝库所给予我的许多壮丽、崇高然而又悲凉、酸楚的感受，是言语所难以形容的。它们郁积于我的胸间，整整两年之久。直到完成了剧本创作之后，才稍许获得宣泄后的宁静。

不过，说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也罢；已经进入“黄昏时期”也罢，总的来说，其实是自己太缺乏“戏剧的准备”罢了。由于未能领受足够的阳光雨露的滋润，五个本子还象一串未成熟的青果。所以，我惭愧地承认，自己曾以与爱同等强度的恨去诅咒过戏剧，但是现在，孤独的感觉、苦闷的困

扰，已经飘逝而去。我努力使自己保有一颗开放的心灵，以使自己对自我人生及人类的未来保持着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我仍然愿意奉上全部的热情，视之如我的其它文学作品一样，将这串带着生涩的青果撷取下来，分给我的朋友，留给我的孩子。我朦朦胧胧地觉到，黄昏之后是黑夜，黑夜之后是黎明。戏剧，它总还有希望复苏的罢？

伊 妮

1988年12月

愿它是一朵挚爱的小花，献给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

——作者



目 录

升腾在黄昏的希冀

(代序) (1)

梦锁敦煌

(无场次话剧) (1)

寡妇、光棍、流浪汉

(四幕风俗喜剧) (75)

信念、金钱、美女

(七场风俗剧) (155)

郁金香

(六幕话剧) (245)

美哉，人间

(五幕荒诞话剧) (317)

44. 0 1

图 2-1-1 入图 2-1-2 图 2-1-3

• 2

梦锁敦煌

“人”字“二”字“三”字“自”字“一”字“同”字

(无场次话剧)

[illegible]

时 间 现代

人 物 A组:

瑞典人、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外国著名探险家

B组:

沙漠神长来——一个美丽的女精灵。

尧茂书——首次漂流水江的现代探险家。

祥江——尧茂书的亲人。

王阿菩——一个自诩“敦煌卫士”的僧人。

唐玄奘——中国古代取经者，在天幕上出现一刹那的形象。

中国觅宝者、盗墓者、小偷、尧的同伴、女大学生、小和尚、中国师爷、白云菩萨，以及边民数人。

〔幕后朗诵：〕

中国的西疆，古来就是欧亚交通的要道，长期以来沟通着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的华夏帝国，同时也是印度佛教东来的必经之路。虽然昆仑隘口万分惊险，塔克拉玛干沙漠可怖，然而商旅、使节、朝圣者、传教士、兵士、艺伎、避难的宗教徒、行乞者等往来不断，络绎于途，使沿途绿洲相当繁荣，特别是古敦煌，若干个世纪以来，这里作为人们朝拜和还愿的中心而闻名于佛教世界。

但到了中国的明王朝，中原多故，无力经营西疆，逐渐关闭了通向西方的大门，也封蔽了中国人的心灵，丝绸之路终于被废弃了，敦煌一带渐渐荒凉衰落，无数绿洲遗址，和光辉灿烂的宗教艺术品，以及被忘却了的许多秘密，静静地被埋葬在寂寞荒凉、杳无人迹的流沙底下。

到了十九世纪末，当世界对于西方探险家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时候，他们突然对中国西疆这片考古学上的处女地，伸出了罪恶的手，蜂涌而至，于是，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外国强盗掠夺瓜分敦煌文物这一悲惨事件。其中，光被英国的考古学家斯坦因诱骗掠夺的一万多件文献和艺术品，就足以填满英国最大的博物馆；而美国的考古学家华尔纳，从敦煌偷回的其中一尊优美的唐代彩色塑像，便使哈佛小小的福格博物馆登时身价十倍，赫然出现在东方学术成就的版图上……

对于这场疯狂的掠夺，中国人民和中国的敦煌学者，至今都义愤填膺。

然而，掀开敦煌这段神秘的历史面纱，我们不难发现，除了对外国强盗的憎恨之外，还有许许多多令我们回味无穷的东西……可喜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终于能够有勇气正视这

殺历史了！

〔敦煌以外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死寂、荒凉。背景可为变幻无常的海市蜃楼。〕

沙漠神 （手抱琵琶弹唱）

秦时月，汉时关，驼铃声声把敦煌呼唤。祁连
险，玉门关，梦里的圣者何时现？千年的流沙把一个
秘密埋掩，千年的丝绸包裹着一桩冤冤，千年的
光荣化作一缕青烟，千年的琵琶声声呜咽。唤敦
煌，敦煌唤，千年的相思梦难圆。唤敦煌，敦煌
唤，这一曲阳关理还乱……

〔琴弦突然崩断〕

沙漠神 我寻找了好久，好久，寻找那位圣者。说实话，
敦煌是我羽翼下的一座皇宫宝殿，我只是大自然的力量，
是火海的浪漫，是宇宙的一片混沌。我用亘古常在的热浪，
为敦煌锁闭着一个秘密，忍受着一桩屈辱。可是这秘密，
这屈辱，在我胸膛憋闷得太久了，好难受！所以我要寻找那位圣者，
将这一切，交还给他，由他来超度自己那个民族的苦难。
可是，那位圣者在哪里？

〔瑞典人、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陆续上场。各

人的背上挂着一个写着国籍的牌子。

瑞典人 久违了，塔克拉玛干，你是世界上一个最坏和最危险的沙漠，人只能进去，不能出来。

沙漠神 哦，你就是首次揭开塔克拉玛干神秘面纱的那位勇敢的瑞典探险家？

瑞典人 首次？对！对！您的记忆力太棒了！二十世纪眼帘底下的世界，似乎已经没有秘密可言。所有的陆地都已勘察过了，最遥远的海洋上都有船只乘风破浪，剩下未开垦的处女地，便是中国的神秘的西藏。也许你也知道，全世界的探险家都有一个共同强烈的目标，便是追求永垂史册的功名。不过，昔日逝去的光阴数以万计，但探险迟到一天，却显得太晚了太晚了，因为对于人类来说，第一个到达和发现者拥有一切，第二个到达和发现者什么也不是……

英国人 瑞典人，要不是我读了你那本《亚洲漫游》的书，受到塔克拉玛干的诱惑，真想叫你住口！久违了，沙漠神小姐，请你别听这个瑞典人胡言乱语……

沙漠神 英国人呵，何必吃醋，你不是也首次发现了敦煌密室的奥秘吗？人们把你的发现，与伟大的“死海卷轴”发现相提并论……

英国人 咳咳咳！我可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呢……

德国人 沙漠神小姐，你至今仍完美无恙，令我惊讶。

沙漠神 德国先生，我是一个被上苍赋予了神力的精灵，与天地、日月同在。

德国人 那一尊尊无与伦比的菩萨雕像，不也被人们圣洁的信念赋予了神力吗？可是，我胆战心惊地走入塔克拉玛干，陷入梦魔似的黑色飓风中，挣扎、追逐、

拯救到的却是一串破碎的美……

沙漠神 这……这……这……

美国人 沙漠神小姐，别理睬他。这个德国人永远都是那么自负和伤感。

沙漠神 你就是那个迟到的美国人？

美国人 可是我并未大失所望。

沙漠神 敦煌里那尊美丽的白云菩萨……

美国人 她还在美国博物馆中永远陪伴我不朽的荣誉……

沙漠神 你们正是用自己卑鄙的勇敢和一厢情愿的“高尚”，演出了世界艺术史上一幕巨大的悲剧，举行了一次劫掠和瓜分中国历史文化的世界级盛宴。我永远憎恨你们这些外国魔鬼！

〔沙漠神张嘴，喷出烈焰与黄沙。可用音乐与光影表现沙漠暴怒时的狂风与烈焰，演员用形体动作表现痛苦的搏斗、挣扎。〕

瑞典人 沙漠神又发怒了。

英国人 我早说过她是不好惹的！

德国人 前次进来，我还未好好领教过她的滋味！

美国人 看她的模样，比我那尊白云菩萨更美丽、慈祥，但竟然是蛇蝎心肠！……

…〔飓风越来越猛烈，象一群精灵和魔鬼在哈哈大笑，夹杂着隐隐的悲鸣，和引人哀怜的呼号，令人见之，惊慌失措，陷入混乱；闻之，毛骨悚然，难以自持。外国探险家们又一番痛苦的搏斗、挣扎。〕
〔飓风渐渐止息了。沙漠神早已隐去，把这一群人孤零零的抛落在月牙形的沙梁上。他们喘息着，惊诧沙漠神巨大的威力。〕

英国人：喂，你这个瑞典佬，早些年已经在塔克拉玛干捞足了荣誉，干嘛还要回到这个鬼地方来，遭这份罪？

瑞典人：英国佬！你不也在敦煌捞足荣誉了吗？干嘛还要回来？

德国人：我们谁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让一缕孤魂飘飘缈缈，远涉重洋，重返塔克拉玛干，重返古敦煌……

瑞典人：说我捞足了荣誉，那倒是真的，我们的民族，好奇而不知足，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每一则神话和故事，无一例外地都是冒险、掠夺与征服，表达着我们对新的地域的憧憬、幻想以及占有的欲望。

美国人：（羡慕地）你最终用自己的行动，使自己成为神话传说中的征服型超人。

瑞典人：由于我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中国的西疆里取得杰出的成就，许多国家和政府为我悬灯结彩，让我受到帝王将相、达官显贵的召见和吹捧，英国赐以我爵士的称号，剑桥和牛津大学赠以我博士学位。

皇家地理学会则送了我两枚令人艳羡的奖章。我的私人朋友中有沙皇、德皇、瑞典国王……学者们、《泰晤士报》和《泰晤士报》的读者们都为我的冒险事迹而深受感动；旅行家们对于我无比的忍耐力表示敬畏；地理学家们为我在学术上的成就而肃然起敬。然而，

当我活到八十七岁高龄而死去的时候，已经成为被世界遗忘的人。

德国人：瑞典佬，你这颗光耀寰宇的流星，经过了长途的运行之后，终于消失得无影无踪。

瑞典人：我死后，还有万人咒骂呢，而骂我的人，又很有一部分是生前称赞过我的人。他们都骂我是盗贼，我多

多么孤单，多么寂寞啊，只有返回这里，才能捡回我逝去的青春与热情，重温昔日光荣的梦想。

英国人：可怜的朋友，我的命运与你何其相似乃尔！

瑞典人：你？你可是一个举世公认的东方学专家。你从事探

险，是为了进一步证实你的一些理论，也就是在中国遥远的地方，地下究竟埋藏着什么样的宝藏……

英国人：（兴奋起来）是呀，中国的西域，长期以来沟通着通往西方罗马帝国和东方的华夏帝国；同时也是印

度佛教文明东来的必经之路。沿途的绿洲相当繁荣昌盛。可是自从梵斯科达伽玛绕道好望角到达

亚洲以来，工具落后，运输量不太，同时又十分繁

难的陆上交通，渐渐被海上的运输所代替。中国的明王朝因以中原多故，无力经营西疆，使得自古以

来东西方往来的要道——丝绸之路渐渐地衰落，以至湮没无闻。但我断定，在这寂寞荒凉、杳无人迹的沙漠之中，蕴藏着考古学上的巨大财富！

德国人：用你的话来说，你的确是一个考古学上的探险家！

英国人：那还用说！作为一个考古学上的探险家来说，我的发现，远比你们的发现要重大的多！我是中亚考古学上的巨人！

瑞典人：（冷笑）嘿，这个小犹太人！

美国人：听说，你从敦煌满载而归后，英国的女王授予了你爵士的勋号，牛津和剑桥大学都赠以你博士学位，

是吗？

英国人：那还用问！

瑞典人：（微微苦笑）听说，最使你感激涕零的是，被接受为维多利亚女王的臣民，从而使你摆脱了犹太人在

人：在世界范围内漂泊无定，受尽欺凌的局面，对吗？

英国人：你这个瑞典佬，我还未揭你的短呢！请问是谁，曾经被狡猾的中国人欺骗了？

瑞典人（窘急地）：我也请问是谁，用狡猾的手段来盗取了敦煌秘密书库上万件文物？

英国人：我深深懂得中国人的脾性、心理，知道怎样去对付他们！

瑞典人：你别神气，你盗取敦煌文物的行径，目前正在受到世界性的谴责。难道不是因为这个缘故，使得大英博物馆不得不以惋惜的心情取消了对你可能引起回忆的事物吗？你不象其他考古学上的英雄那样，对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得到了骄傲的承认。因此，在西亚细亚艺术品陈列室内，参观者看不到你的肖像，即使连最简单的提示也没有——现在那里展出你所发现的文物，只是少得可怜的一些选品。

英国人：啊，崇高的维多利亚女王！啊，给我带来名誉也带来诽谤的古敦煌！我无比的孤独，无限的痛苦，应该向谁诉说？……

美国人：喂，德国佬，当初你是怎样踏上中国西疆这片神秘的土地的？

德国人：我？其实，当初我与那个英国佬一样有着先见之明，猜想出中国的塔克拉玛干是古罗马艺术和亚洲佛教艺术的古代聚合点，但又深怕在这里会遇到危险困难，所以，我不敢贸然前往。后来听说那个坚韧不拔的瑞典人已经平安归来，并讲述了与他的探险有关的激动人心的故事，再加上此后不久又听说那个英国人也带回来了大批诱人的文物，我才下

下定决心到这里来寻宝。生前，我未得到这个瑞典人和英国人那么大的名誉。死后，自然也得不到他们那么多的诅咒。唯一令我遗憾的是：塔克拉玛干向我奉献的，总是一串破碎的美梦。

美国人：我总弄不明白，你们这些人，你们所在的国家与民族，都有着令人羡慕的悠久、灿烂的历史与文化。不象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没有独立起源的文明，仅有百多年的历史。仅是个世界各种文明、文化的大拼盘，为了在这个拼盘中，增添一份令人垂涎欲滴的中国风味的“菜式”，我才冒险走进塔克拉玛干这个死亡地带来。不象你们，手抱着金砖，还去打劫！

英国人：好了好了！别说得那么难听了。我们四人，都是世界赫赫有名的大探险家、考古学家。生前，我们为了建树各自的功勋，互相妒忌、提防、戒备、监视而成为敌人。死后，共同的孤独感又将我们驱赶回到我们发迹的地方。难道这不是缘份吗？为庆贺我们的聚会，赶快分头去找点水来，干杯吧！

〔尧茂书驾一艘装饰有凤鸟羽翼的“龙的传人号”飞船，飘然降落在外国探险家们面前。〕

美国人：（惊诧地）啊！天神！

德国人：是龙！

瑞典人：是凤！

英国人：龙凤图腾，是一个中国人。

美国人：喂，你是什么人？

尧茂书：中国探险家。

瑞典人：探险家？你是唐玄奘，还是张骞？

英国人：公元七世纪，伟大的唐玄奘前往印度佛教圣地探